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七三・子部・小說家類

捧腹編十卷

〔明〕許自昌輯

一

詩笑二卷

題池上餐華生輯

二三五

書笑不分卷

二八五

遺愁集十四卷

〔清〕張貴勝撰

三二七

笑笑錄六卷

〔清〕獨逸衛退士撰

五九五

21131/03

捧腹編

〔明〕許自昌輯

一 刻 據
五 本 天
毫 影 津
米 印 圖
寬 原 書
二 書 館
九 版 藏
〇 框 明
毫 高 萬
米 二 曆

捧腹編序



夫釋官野史莫盛于開元天寶間或據寔紀異或架空綴說口繡筆綵用以資清塵消雄心而宋元諸公皆稱述朝家耳目之事略涉諧部有閨風教追我

捧腹編序

一

明興寥々無幾獨楊用修祝希哲王元美教公富有纂著丹鉛所歷累々充茂其他藏書之家籤軸相望多埋之蠹窟毀之鼠鄉落東家之醯醢作費婦之機材傳于時者不數々見于匿貽甫里性有書癖家不能貯二酉

捧腹編序

二

之藏聞有異書名籍不惜釋仲產易之自謂樂而忘老每端居晏坐從六經九家子史中塗乙命甲有閨正局輒用校行其他解頤捧腹之事恍忽詭異之語可以滌塵襟醒睡目者不以無益而不存舌錄掌記校積敝篋恒自嘲曰經史子部譬猶膏粱一飽即置而山蔬野蕨覺齒頰間多未經之味更堪咀嚼耳今歲園居消夏略取敝篋中什一命童子筆出不暇倫次不計妍媸分為十卷署曰捧腹編吁當此煩惱堅固之世不由喜根安

涉名理故捧腹乃證性之漸歟王荆公先生亦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則予之是編也或不止于助諧薦諢之書也明矣

萬曆己未長至日甫里許自昌書

捧腹編序

三



捧腹編目錄

卷一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苜蓿

唐三藏尤可活

二姐讓路

誅有尾

龍王問蛙

愚子

鬼怕惡人

哭彭祖

食肉有智

黠鬼賺牛頭

秦士好古

捧腹編

目錄卷一

問答錄

富慳禿毒

水邊尋蚌

小杜之下

佛相蘇翫

兩家都沒事

冷淘飢飽 音不託

老僧面帶兩行

佛印令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餚

方知蒼舒孤寒

筆談

三不得

妄認遠祖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聞見雜錄

幕漫天

寶少卿墓

須陀洹果

池水清

隱窟雜志

又道鞋底

東臯雜錄

六眼龜

三相堂

捧腹編
目錄卷一

禁別無黃

軒渠錄

戲僧

硬雨

借公押韻

嫁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蜥蜴求雨

鵝鴨諫議

鷄肋篇

赤烏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爲蛇字

曲洧舊聞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好了你

三清門下

九張良

必躬自撾鼓

吾以暖足

奈何硜硜鞅鞅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百姓受無量苦

捧腹編
目錄卷一

做一場害人事

真楊慧倡

趙葫蘆

希韓大正

南康戲語

上官賢

葉祖義

只是欠山呼

喏樣

衛靈公本

疑事莫使

善謔詩詞

范元卿題扇

張淵侍妾

馬保義文談

管城刺史

猴豹對戲

責數冶長

夷堅續志	
兩枝梁	歐陽後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稗史	
名洞	鷄頌
諱名良臣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嘲翟姓
櫻桃一實	南
明皇雜錄	
詠尹字	當用康晉
唐飲文	
家饌已食炮炙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目畢

捧腹編卷一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馬起城貳師父校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寵養孫臏之賜毯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去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捧腹編卷一 卷十
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以薦艾子喜之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刈以餵驢也	
唐三藏尤可活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不債亦
不費索
一笑

無五臟者亦活

以險事休之庶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芟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吐出一臟止四噦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

二媼讓路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矣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誅有尾

捧腹編

卷一

二

南華經
丁子有
尾即科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輩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貧無以供之欲華兵一戰又力弱不足拒敵如之何則可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

問汝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暴風吹以震霆繼以飛電使千里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以努眼次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子甚愚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父怒曰吾之子敏且多能

捧腹編

卷一

三

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鬼怕惡人

艾子行于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輒取大王像橫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再三歎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今

爲愚民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後來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直是鬼怕惡人也

哭彭祖

艾子出遊見一姬白髮而衣衰屨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姬何哭而若此哀也姬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姬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姬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食肉有智

艾子之鄰皆齊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齊公卿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適有糲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難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一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乎艾

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點鬼賺牛頭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粹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豹皮視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人又曰家常有此皮若蒙獄王見憫少減柴數得還當焚十皮爲獄主作視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矣於是又入鑊煮之牛頭時來相問小鬼遂報柴足既出鑊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臧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古者一日有携敗席造門者曰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又有携枯竹杖者曰太王避狄去處所操筆也秦士

壽人承
食父母
宜多財
九解錢
以應好
古者之
須

釐家財悉與之。又有持漆盤至者曰：「席杖皆周物，未為古也。此盤乃紉作漆器時所為，秦士愈以為古，遂虛所居宅，與之三品得而田宅資用盡矣。於是披袈，公席托紉盤持去，邠杖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問答錄

富慳禿毒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富轉富，慳則富，富則慳。」東

捧腹編

卷一

六

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禿轉禿，禿則禿，禿則禿。」

水邊尋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游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受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閑說。猶恨未獲，坡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答曰：「子瞻船上帶家來。」

小杜之下

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復携詩詢求公為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有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佛相蘇翦

東坡一日為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插簪。」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翦蘇翦，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兩家都沒事

捧腹編

卷一

七

東坡得杭州倅，一日過天竺，遇佛印于九里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峯峭拔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峯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後至上天竺，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邪印曰：「亦不過念佛。」坡曰：「復詢念何佛？」號曰：「佛。」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曰：「彼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復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喟然嘆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難而害一人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

不受者何異因謂佛印曰我體佛意改正之可乎曰
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佛印曰善坡贊曰南海大士真奇絕手持數珠一百
八始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冷淘餠飣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
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縣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
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
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蝨
緣腹編 卷一 八
所由生兩疑不釋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
絮容勝後當作餠飣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
言之祝令答以蝨本生于垢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
道詰難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
先吃冷淘後喫餠飣

老僧面帶兩行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
烏臺按鞫平昔所與交者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
與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嘆

佛印令

曰我佛胸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
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你
輩擡我便是夾頰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大笑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
箇字不問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
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遠佛閣相視鬼奎危姿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餚

緣腹編 卷一 九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
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
又曰出餚極妙毅曰啟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
着油衣食餚也子厚啟齒

方知蒼舒孤寒

石才叔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石借所藏
諸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他日宴僚
屬出二本令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
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敗潞公曰今日方知

蒼舒孤寒。路公大晒坐客。赧然。

筆談

三不得

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于澗州極爲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妄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

捧腹編

卷一

十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于不意語多荒惡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聞見雜錄

幕漫天

丁晉公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揖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拂地文公起視其仰磨曰相公出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寶少卿墓

有寶少卿者家于故都往渭北諸州至村店從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去從者尋卒于店此人臨卒主人問曰何姓名僕只言寶少卿三字便逝店主遂坎路側埋之卓一牌曰寶少卿墓與寶相識過之驚訝問店

捧腹編

卷一

十

主店主曰不謬甚痛惜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于是旅櫬殯葬後月餘有人附寶家書歸報上下平善其家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觀其形貌安健其家愈惑及寶至家妻男皆謂魂魄歸來寶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

須陀洹果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鬚皓然垂腹擁百餘眾自江湖入蜀所在毗俗瞻駭儀表爭相騰

能為安
語真是
向方和

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
測至蜀螺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
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
無鬚豈是老婆邪遂揖出剃鬚入僞蜀少主問曰遠
聞師有長鬚號何至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
已證須陀洹果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
果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見臣解釋大
為歡笑

池水清

韓偓編

卷一

十二

韓仲善飲博游謁王侯之門經年忘家多于花柳間
落魄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赴同歸一日嘗游東
川聚博徒挈妓夜坐洽樂之際妻又自領女僕一兩
人潛匿隣舍俟其夜會延合遂持棒伺暗處仲不知
遂場聲唱池水清聲未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
燈燭仲即竄飯牀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
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
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
坐客其良人尚頭潛飯牀下蜀人大以為歡笑時輩

又為吳
一統

乎韓為池水清

隱窟雜誌

又遭鞋底

楊文公有重名于世嘗用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
楊甚不平因取素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鞋
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
別人脚踏當時以為嘔噓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
以相謔云又遭鞋底

東華雜錄

韓偓編

卷一

十三

六眼龜

東坡喜嘲謔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
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二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
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
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葛蒲盆畜綠毛龜東坡
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
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時伶
人鏡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關不要關聽取龜

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唯一覺抵別人三覺

三相堂

韓子華王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援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扁曰三相俄持國罷政請老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某別無黃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得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甚有愧

捧腹編

卷一

十四

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某有黃可以治病所活幾數人矣吏考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左右大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慙皇

軒渠錄

戲僧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闌睡熟東坡戲云髡闌上困有客即答云何不用丁頂上釘

硬雨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詔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借公押韻

王彥齡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板

捧腹編

卷一

十五

向前應聲答曰某只是曾填青玉按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押監時馬押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惶恐亟辨既退語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彥齡笑曰但借公押韻而已

嫁契丹

紹興辛巳冬女直犯順朱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僮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夫建康教授唐友仲親見一紙別無他語上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你

南婆我這里嫁尔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襴褌與二十餘生聖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卽時李遵畫匍匐圖

蜥蜴求雨

捧腹編

卷一

十一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種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蜥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蜥虎似恁昏沉那得耳雨

鵝鴨諫議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併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當

以鵝鴨諫議當之

鷄肋篇

赤烏沙堤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爲赤烏旣而傷舟水深乃積稻稈以行參政范覺民曰稻稈聊以當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爲蛇字

捧腹編

卷一

七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據字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中貴人愕然且謂曰但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